

私

家

秘

藏

小说百部



1242-51
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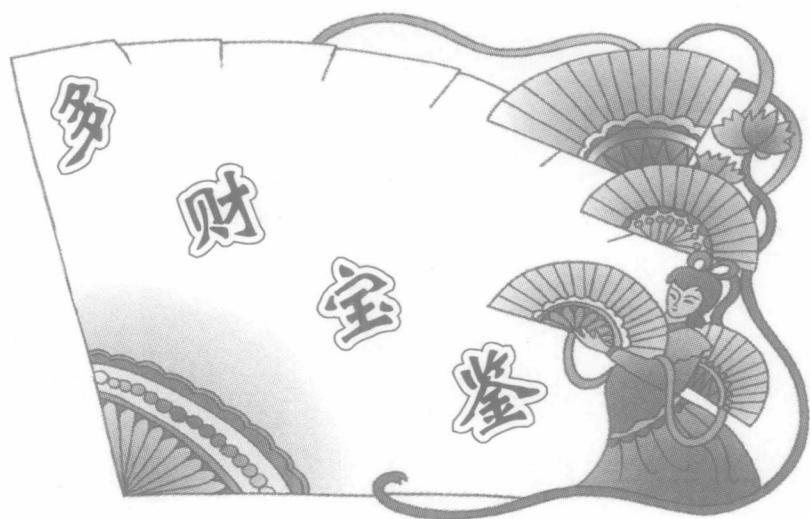
私家秘藏

小说百部

主编 金成浦 启明

第七十七卷

远方出版社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不題撰人

目 录



第 一 回	叙源流郎舅同弃世 拆股东中表起微嫌	(7)
第 二 回	术士谈星命封侯拜相 大老卖关节败俗伤风	(10)
第 三 回	应乡科官星照命 盼解元喜气扬眉	(14)
第 四 回	风水捣鬼瞎三说四 老婆念穷人情人理	(19)
第 五 回	落地蜈蚣恣肆毒 穿塘鼠雀硬唆讼	(24)
第 六 回	画活虎无端受辱 写假票有意诈人	(29)
第 七 回	做流氓泼皮丢脸 受闺训低首降心	(34)
第 八 回	负荆请罪明恩怨 赠金怜贫看娘亲	(38)
第 九 回	婚姻竟变为仇讎 口谏却不如尸谏	(42)
第 十 回	张友仁卖尸利巨金 王伯达因病遭重丧	(47)
第 十 一 回	裕仁堂泼天大闹 多智贼从中私肥	(52)
第 十 二 回	黑眼见白银颠倒黑白 狐群遇狗党作歹为非	(57)



- 第十三回 荐贤入伙共庆得人 (62)
命将出征按兵不动
- 第十四回 暗买杀一万金打点 (67)
求妙计五百两酬劳
- 第十五回 大家设誓同盟歃血 (72)
秘密会议属垣有耳
- 第十六回 传凶耗男子逃生 (77)
用火攻妇人殒命
- 第十七回 闻报吓死顺兴悲愤交集 (82)
破壁验尸知县惊骇欲绝
- 第十八回 乞丐负气甘作证 (87)
老吏仗义愿代书
- 第十九回 拿凶犯斯文凌辱 (92)
访官亲贿赂公行
- 第二十回 小舅神通招来生意 (97)
老婆煞泼干预词讼
- 第二十一回 穷眼睛真票看错假票 (103)
软耳朵清官弄成赃官
- 第二十二回 严拒财色古今义丐 (108)
代买珠钏预赧上官
- 第二十三回 误信浮词太守糊涂 (113)
屠证沉冤桌司严酷
- 第二十四回 智伯不平发正论 (118)
抚宪抱病误要公
- 第二十五回 代递状词呕心血 (123)
快听童谣察冤情
- 第二十六回 明拿群盗巨魁被俘虏 (128)
暗审小使制府得真情
- 第二十七回 云雾拨开欣见天日 (133)
总督调任又遭恶魔

第二十八回	眼钉叹拔未免驱财使神 臀伤未愈居然欢朋呼酒	(139)
第二十九回	定妙策独言无二 告御状千真万真	(143)
第三十回	亲信使拐款遁迹 老军师进京安排	(148)
第三十一回	赠巨金眷恋故旧 仗大义怜悯奇冤	(153)
第三十二回	冤主度岭跋涉长途 奸贼拍马殷勤献策	(158)
第三十三回	入虎穴奇人作奇事 设狼心痴人说梦话	(163)
第三十四回	霹雳一声访拿地痞 金钱十万行贿钦差	(168)
第三十五回	伯达下监疑入梦 高成自首求宽恩	(173)
第三十六回	原告代求留后嗣 钦差定罪结冤案	(178)



多

財

宝

鑑



第一回 叙源流郎舅同弃世 拆股东中表起微嫌

话说这故事，出自广东。广东风气，素称强悍，所以强盗多。广东果真强盗，这句话儿，我不必为广东人讳了。但是大凡做强盗的人，无非些无赖地痞流氓，少年从没有坐拥厚资名列缙绅也去做强盗的道理。然而这故事，却是一个坐拥厚资的人去做强盗，并且这个人，虽然不是什么阀阅名门的子弟，也是纳监读书，充做书香人家的人。似他这种人，也做了强盗，岂不是一件奇事，并且这件事，出在清朝雍正年间，这位雍正皇帝，据故老相传，是一位英明神武的皇帝，于国计民生上十分用心，惩治那暴官污吏也十分严厉，并且又明见万里，无奸不烛，至今说起来，大家都说是雍正朝的吏治是顶好的。然而这个故事，竟闹得一个极大案子。却是贪官污吏，几遍粤东，天日无光，人民怨愤，无异黑暗世界。又不迟不早，恰恰出在这雍正六年时候，岂不是奇而又奇的事了？

要知道这件奇事的细情，待我慢慢儿一件一件的将内幕揭开，与看官们作茶后酒余之谈资，自然看得光怪离奇目迷五色，竟说不出他的妙处来。

广东素称繁盛之区，商贾云集，百货流通。从前海路未通，往来北省的人多取道于江西。这江西与广东交界的地方有一座南雄岭，这南雄岭是广东省南雄州所属的地方，过往之人都要在此地经过。因此朝廷就在此设关收税。此地遂成为南北通衢，商贾辐辏。那些资本家多在那里开行设店。内中单表一家绸缎铺子招牌，是广源字号。



这广源主人翁是郎舅两个合伙的，一个姓陈名朝大，一个姓王名叫宗客，都是广州府番禺县人氏。这王宗客是陈朝大妻舅，郎舅二人，情投意合，生意也十分茂盛。后来宗客在别处发了一注大大的横财，先就回省安闲度日了，所有南雄生意，都归朝大经手。不料宗客是个看财童子，发财之后，竟不得享用没有几天，便呜呼哀哉了，遗下一子名叫王伯达，表字冀伯，向来下帷读书纳粟入监，以为考乡场地步，此时丁了忧，只好庐墓读礼。

可巧这时候，陈朝大也一病身亡。朝大两个儿子一名顺新，一名顺发，此时正在番禺县阳村居住，一朝得讣，不必说，自是星夜奔丧而去，料理丧事。毕后细查，近年生意，日见清淡。兄弟二人商量：母亲年高，我们不便远离，设店在此，没人亲自经理，也不成事。王表弟是读书人，也未必肯来经理，不如写信与他，请他来此合议，盘顶与别人，盘出多少现银，照股分提。一来免了这头挂牵，二来得了现银，我们到省城也好别图良业。商定了，就写封信去通知王伯达。

伯达得信，果然来了。兄弟两人，再把上述主意诉说，伯达果然应允。当下就招人盘受，不多几天交易，都算清了。自然是二一添作五分了，只剩下二十四个玉石花盆，及一堂花梨木椅桌。因为议价不合，还没有受主。顺新同伯达商量道：“我们不能为了这两样东西，只管耽搁。好在大家都用得着的，不如分了吧。”伯达道：“好好的全副东西分散了就可惜，不如我们两个投票占价，出的价高的拿出钱来，拿了东西去，拿不着东西的，可得了那价钱，岂不是好？”顺新道：“表弟高见不差。”于是两人各各写了投票，交了出来，邀了证人，当众拆开来，顺新兄弟二人出的是一百零五两，伯达只出了八十两，顺新马上就兑了一百零五两银子，亲手递于伯达。伯达不觉后悔起来，道：“这两样东西，弟倒也心爱，只因一向在家读书，不知物价，所以出得贱些，如今多加五两，共一百十两，请表兄让与弟用，如何？”顺



新本是无可要无不可，正欲回答，尚未开口，那旁边做证人的老伙计道：“这可使不得，当众投票，是极公正之举，此刻票已开了，又来加价，起初又何必投票呢？倒是当面讲价的好了。并且王世兄当面加得，陈世兄亦自然当面加得。倘使陈世兄也是心爱此物，也加起价来，岂不成了个争端么？依我看来，还是依投票之价，陈世兄得去为是。免得因此些微小事，你两家中惹起了争端。此是老夫愚见，依与不依，听凭二位世兄。”众人齐声道：“老丈之言，甚是。倘不如此，我们今日承邀作证人，也是白白多此一举了。”伯达迫于众议，不得已，接了银子，快快不已。当时诸事停当，表弟兄三人，一同买舟回省。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术士谈星命封侯拜相 大老卖关节败俗伤风

且说伯达与顺新分手之后，只叫家人雇人挑行李回去，他自己却散步街头。

偶然走过鱼市街，只见一家门首，围着许多人观看。伯达抬头看时，只见那家门首挂着一面簇新招牌，写着十九字：江南张铁口，专参六壬神课，兼精命相，阴阳地理。伯达看罢心中暗想：“我向来在此走过，未见有此，想是新到的，何妨前去领教他一回呢？”想罢上前，分开众人，走到门内。只见屋内摆着一个课坛，上面坐着一人，头戴瓜皮小帽，身穿蓝布长衫，外面罩着一件天青羽毛对襟马褂，颈上围着一一条玉蓝绦子硬领。黑黑儿瘦瘦儿一张尖脸，嘴唇上留着两撇金黄色的八字胡子，鼻子上架着一个玳帽边黄铜脚的老花眼镜。左手拿着一只三尺来长的竹旱烟管，嘴里吸着，鼻子里一阵阵的黑烟喷出来。右手拿着一柄白纸面黄竹骨的折叠扇，半开半合，似摇不摇的。隔着那眼镜上的两片水晶，那一双三角眼睛，一闪一闪的乍开乍闭。

伯达向前拱手道：“先生请了。”张铁口听见有人招呼，连忙哈了一哈腰，左手放下烟管，把眼镜略略除了一除，嘴里也说了请了，一面说着，也向伯达打量了一番，说声请坐。伯达也不谦让就坐下，嘴里说道：“先生敢是初到此地？难得多才多艺，特来请教算个八字。”张铁口道：“如此，请教贵造。”伯达便将生辰八字，一一告知，铁口提起笔写了出来，起了四柱，侧着头看了一会，又轮着指头掐了一会。放下笔来，双眼望着伯达道：“贵造是一个富贵双全的八字，小弟在江湖上代人算命，已有二



十多年，似这般八字，却也不曾遇过几个。还记得十五年前小弟到北京去，有人拿了一个八字来算，我算得他非但富贵双全，并且才兼文武，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只有一件奇怪，他到了晚年，有一步运遇了七煞阳刀，据飞星划渡算去，却好那两年又是丧门，披麻亡神白虎暴败天狗天哭等星宿应该不得善终，要过刀而亡的。然而好的我就依书讲命，一齐说了。到了后来那一步运，我只得说是恐怕要有点小耗失，起居出入要谨慎些。你想我们江湖上人，只这句就是教人趋避的了。然而算的时候，我可并不知道是那个的八字，到后来方才有人告诉我说，是年羹尧大将军的八字。那时我自己还不相信，怎么像年大将军那样荣华富贵会过刀而死呢？这个八字一定算得不灵了，一定是我的功夫不精了。谁知康熙皇上驾崩了，如今这位雍正爷不多几时就把这位年大将军杀了，那时小弟才敢自己佩服自己，一点儿不曾算错。今日看了贵造，功名富贵虽然未必就能及得到年大将军，然而不是恭维的话，这状元宰相封侯伯是逃走不去的，并且越到晚运越好。不说别的，就是这日坐文昌，主生贵子这一层，已是极好。那晚运是不必说的了。就这样看去。贵造比年大将军还高得十倍呢。”

一席话说得王伯达手舞足蹈起来，问道：“批个大批要多少笔资呢？”铁口道：“据贵造而论，一生事业不少，一个大批说不尽许多，不如批个成本的好。”伯达道：“就批个成本。不知几天可以批得好，要多少笔资？”铁口道：“批成本的，不是含糊批的事。先要考定太阴太阳经纬，追究胎元胎息，参考七政四余飞星划渡，还要装地盘神煞，考查流年小限，以断定一生衣禄，大约十天之后，方可应命。”伯达道：“不要紧，就是十天，十天之后，我叫人来取就是了。”说罢送上一两银子道：“这就算送你先生的笔资，可够么？”铁口欣然道：“多了多了。”又说道：“倘不见弃，小弟还当奉赠一相，是不取相金的。”伯达道：“先生真是



多艺，招牌上还有阴阳地理，想必也是高明的。”铁口道：“小弟在家乡时单就因为看风水看的灵，是以人家送与小弟一个浑号，叫做牛皮灯笼。”

铁口还要再说时，忽见一个小厮走来，对着伯达请了一个安，道：“大爷回来了，为何不到家里去？隔壁吴大人来拜候呢。”伯达听了便立起来辞了张铁口，带了小厮回去。一路上细问：“吴大人找我有何事？”那小厮名唤来喜，说小也不小了，年纪也有十五六岁了，伯达向来以心腹相待。当下来喜便答道：“吴大人也不知有什么要事，已来七八次了，今日见大爷行李回来，他就过来在书房坐等了许久。不见大爷回去，小人便出来寻访的。可巧遇见了大爷。”一面说着已到家中。伯达即先到书房，与吴大人相见。

原来这吴大人，是浙江人氏，本是一个翰林院编修，放过一任学政，因此人家都叫吴大人，后来因为犯了议清，被御史参了一本，奉旨革职。他革职之后，慕广东地方繁华，就在广东住下，赁居的房屋，恰在伯达的隔壁，彼此就常有往来。此番来寻伯达，却是另有一事。当下彼此相见，寒暄已毕，吴大人凑近一步说道：“前几天屡次奉访，又值老兄公出未回。”伯达便抢着问道：“不知有何见教？”吴大人道：“弟接了京里一位同年的信，这位同年姓李，名字呢，此时却不便说出来。明年是丙午年乡试年期。这位敝同年，是当今文华殿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的得意门生，已经暗暗的许了他一个广东主考。因写信来要卖一两个关节。弟在贵省是个客居，这关节是重大的事，那里好去张扬起来呢？因此特来与老兄商量，看有人肯买没有？”

伯达听了暗喜道：“张铁口之言验矣。”屈指一计，自己恰好明年五月就满服了，因对吴大人道：“不知这个关节怎么买法，有什么凭据？”吴大人道：“老兄没有干过这等事，无怪不知此中玄妙。譬如讲定了价钱，只要他说给你几个字，你就牢牢记着。



等下场的时候，你却把他说的几个字，嵌在首艺的破题里面。他看见了，自然就取中了。”伯达道：“此刻不能同主考当面又怎样呢？”吴大人道：“这也容易，倘是有人买了，少不得我要进京走一遭。就是我说给他几个字，也可以使得。只要我到京之后，把那说的几个字告诉了敝同年，也是一样的。”伯达道：“不知要多少价钱？”吴大人道：“中一名举人，是五千银子，我做中人的，也要一千五百的酬劳。要是想中经魁，却要一万银子，我的酬劳也要三千。这是我这里的实价，老兄去卖得多少，是老兄的好处，我也不管。”伯达沉吟道：“这不太贵么？”吴大人道：“看着像贵，其实热心功名的人看起来也并不为贵。并且贵省的举人，比别省来得体面，一朝中了举人，上自衙门差役，下至赌馆娼寮，那一处不来巴结奉承，岂不威风？就是乡党有事，出来理论理论，或者同人家说件把讼事，到衙门里去，地方官也不敢怠慢。”

一席话说得伯达兴致勃勃，便道：“既然如此，也不必去找别人，就是我来买了，岂不是好？不过单为我一个，要劳动大人走一次北京，未免劳驾了。”吴大人道：“不瞒老兄说，我这里已经有了两个举人了，再能有了两个举人，或者有了一个经魁，凑够了二万银子，我就动身了。”伯达直跳起来道：“大人放心，我就认了一个经魁。不知大人几时动身，便当兑银子过去。”吴大人道：“老兄禁声！这是何等事，岂可这样的大呼小叫？叫别人听去，还了得么？”伯达连忙住口，便请教何日动身？吴大人道：“老兄这里，既应了一名经魁，第三五日内就要动身，虽然为时尚早，然而一来恐怕路上有意外耽搁，二来到了北京干妥当了，也要早日给这里一个信，好大家放心。”伯达又踌躇道：“万一贵同年放不着敝省主考又怎样呢？”吴大人道：“这个自然他会打算。即是放了别人，他也可以临时转卖出去，他也落个回用，好歹总保你这里，不落空就是了。”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应乡科官星照命 盼解元喜气扬眉

却说王伯达与吴大人，计议关节停当，吴大人辞去。伯达转入内室，与妻子罗氏相见。妹子小红，也过来给哥哥请安，问了些南雄景致。伯达便对罗氏道：“好叫娘子得知，今日回家，遇了一件大喜事，娘子要预备做举人奶奶了。”罗氏笑道：“乡试还要等到明年，怎么就好预备起来？并且相公还丁着忧呢，那能下场？”伯达道：“娘子你怎么把日子都过昏了。我们明年五月里就要满服了呀！”说罢又把吴大人卖关节的事，一一告知。罗氏道：“中个举人虽然是好，只是去了一万多银子呢。”伯达拍手道：“娘子好没打算，你想我们王家，向来不甚发达，明年乡科闹姓，买王字的人一定少，加以吴大人那里，已经有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姓什么，我明日索性去问了来，明年闹姓，我重重的买上了这三个字，怕我不在这闹姓里面捞回来么？只怕还有利呢。”

正说话间，来喜进来说道：“大宅的逸山太爷来了，说给大爷请安呢。”伯达道：“他来了无非又是借米借柴，我不见他，你只说我路上辛苦，已经睡了。”来喜翻身出去，小红道：“逸山叔叔光景艰难，纵使他来求借，也是不多的，哥哥何苦如此？”伯达道：“妹子有所不知，这个人言语无味，面目可憎，见了人撅起一张嘴，除了告贷求借，再没有第二句话，我不愿意见他，不比二宅的厚元叔叔，他是一个穷光蛋，却是会说会笑，又肯替人出力办事。像厚元叔叔这样，我就常常帮助他，也是情愿的。”小红听了，就不言语了。

闲话少提，且说伯达过了一天，就去打了一张一万两的汇



票，又取了三千两现银，到吴大人那里去回拜。一面交托这件事，要了关节的几个字，又问了那两个举人的姓，准备买闹姓捞本赚利。又说道：“大人进京费心，代为多多拜上李大人，明年倘能中个解元，我还准备一万两贽敬在这里呢。”吴大人照数收下，先向伯达道喜，伯达更是乐不可支。再过几天，又置酒与吴大人饯行。吴大人又教了他在就近买荐卷买誉录等事。伯达一一谨记在心。

送过吴大人后，不知不觉过了十天，便叫来喜去到张铁口处取了批的命本。铁口见了来喜，送茶送烟的同他交谈起来，用言语打听了好些伯达家事。临了才说：“这几天实在太忙，还不曾批好，再过三天就有了。”来喜只得回付伯达。过了三天，再去取来，伯达一看，上面批的：他丙午年就发解，丁未年连捷，大魁天下，某年开坊，某年大拜。看的伯达手舞足蹈，如同疯子一般，嘴里只说这位先生，真说得灵。

正在那高兴的时候，他的族叔厚元来了，说道：“侄老爹乐什么呢？想是有了什么得意的事了。何不告诉我听听，让我也帮你乐他一乐呀？”伯达道：“叔父有所不知，想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就叫人同我算过多少命，都说什么我三刑六害，什么血光阳刃，都是一片放屁胡说，那里有一个灵的？你看这个张铁口算的才灵呢！”厚元接过来识一半不识一半的看了一遍，道：“丙午，明年就是丙午呀，他说的要发解，不知要解到那里去呢？”伯达道：“怎么叔父不懂这个？”又伸一个大指头来道：“发解是说我明年要中解。”厚元听了，连忙深深作了一揖道：“恭喜侄老爹。”伯达哈哈大笑。厚元又道：“中了解元之后，怎么丁未年又要大字天下呢？”伯达益发笑不可抑道：“这是个魁字，不是鬼字。”厚元道：“就是魁字，我也不懂呀。”伯达又伸出一个大拇指来道：“这是个状元呀。”厚元吓得一骨碌趴下来，对着伯达叩头，伯达连忙扶起。厚元道：“阿弥陀佛，这个我也来不及道喜了，